

音乐就在人民当中

——访作曲家羊鸣

■本报记者 袁晓芳



羊鸣，原名杨明，中国著名作曲家，中国歌剧研究会首席顾问。1934年7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47年参军，先后在安东军区文工团、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创作有大型歌剧9部，小型歌剧6部，歌曲近千首。其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江姐》(与姜春阳、金沙合作)，一上演便轰动全国，至今已历经5次复排仍经久不衰，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羊鸣创作的《红梅赞》《绣红旗》《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唱遍大江南北，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羊鸣：我1947年当兵到部队，没多久就被分配到安东军区文工团，成了一名“小文艺兵”。来到文工团后，我被乐队队长写的一张张乐谱所吸引，就跟队长学作曲。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四处锣鼓喧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我看到那些喜气洋洋的景象，特别激动，特别想写一首歌。我就以唢呐调开头，写了《庆新年》，并在歌谱的右上角第一次写下了我的笔名——羊鸣。抱着碰碰磁气的想法，我把这首歌寄给了东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没想到很快在12月期刊上发表出来。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用业余时间当团里搞创作。

记者：您创作了众多优秀的空军歌曲，特别是创作于1962年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曲已经走进空军，在全军流传，成为数代官兵的军旅记忆。
羊鸣：1961年，我与阎肃同志来到广州空军某部队“当兵”。我们当的是最基础的机械兵，每天跟着机械师做飞机维护。营房、起航线、停机坪这种三点成一线的生活我们整整持续了一年。在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里，飞行训练、战备值班、休闲娱乐，我们与飞行员、地勤战士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常常被战士们那种热爱祖国的博大胸怀、保卫祖国的英雄志向所打动。我感觉飞行员既帅气又浪漫豪放。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我拿到《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后，创作热情一下子涌了上来，一个个音符就在我的脑海里跳动。我一气呵成，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谱曲。这首歌由空军歌舞团独唱演员秦万坛同志演唱，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从此流传。人们常说，好的作品是进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东西往往没有生命力，真情实感、有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这首歌就是源自我的真情实感。

记者：《江姐》这部歌剧的创作历程很艰辛，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羊鸣：在创作《江姐》之前，我们空军文工团创作组写的一部小歌剧《刘四姐》获得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就想着再写一个大本子出来。1962年，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不记得是谁提议，说《红岩》那本小说很好，我们可以根据《红岩》改编一个歌剧。阎肃建议，书中的“江姐”是个非常感人的形象，不如就写一个《江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



图为2007年第5次复排的歌剧《江姐》演出剧照。该剧2012年获得国家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是2017年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唯一获邀在优秀剧目板块展演的军队作品。



羊鸣演唱歌剧《江姐》片段。

王晨光摄

致同意。

决定写《江姐》歌剧后，阎肃用休息时间把剧本写好。剧本定稿后，作曲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姜春阳、金沙的身上。我们3人就随阎肃一起去重庆采风，体验生活。我们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老游击队员，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学习川剧和四川扬琴，搜集民歌等音乐素材。两三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初稿。但文工团领导觉得这一稿生搬硬套四川的音乐元素，效果不好。

我们想创作出一个与国外歌剧不一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雅俗共赏的作品来，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们4人合计，决定继续采风。这次，我们到了四川、上海、浙江等地，更广泛地汲取如秦腔、京剧、沪剧等地方戏曲的养料。这次回到北京后，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经常是一连工作近20个小时。终于，剧本的第二稿顺利通过了审核。通过后，我们又对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仔细推敲，又是连续几个月苦战。终于，历经两年的创作，在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获得很大反响。后来又在南京、上海举行公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

记者：《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歌，曲调质朴婉转而又高昂坚定，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羊鸣：当时我们走访了十几位江姐烈士的好友，没有一位不是流着眼泪叙述烈士事迹的。我们还住进渣滓洞，体会江姐当时的牢狱生活。当时，我和阎肃就有一个念头：没有最美的词和最美的音乐给江姐，就对不起这位女英雄。而且罗瑞卿首长曾经指示过，一部歌剧

没有几个好歌曲是不行的。写一首能够流传的主题歌并赋予“江姐”最美的音乐形象是我们的初衷。

当初为这首主题歌我们可是费尽了脑汁。首先是歌词，从什么角度进入？赋予它一个什么内涵？捕捉一个什么形象？苦思再苦思，追求再追求，否定再否定。最后，阎肃可能受到毛主席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启发，思路顿开，写出了这首主题歌。之前我们到江南、人蜀道，多次到四川、浙江等地采风，收集了大量音乐素材。我在为《红梅赞》谱曲时，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中流露出的柔美之气和弹拨节奏中穿透出的阳刚之气，成了《江姐》音乐的种子。“一片丹心向阳开”的拖腔，就是用婺剧《双下山》的音乐变调为繁，加花而成。《红梅赞》我们写完后又经试唱、修改，再试唱、再加工，前后八易其稿，修改20多次方才定稿。这首歌定稿后不久，空军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里，《红梅赞》的歌声随着排练的深入已经在演员、职工、家属、甚至孩子中间唱开了。这传递了一个信号：这首歌群众喜欢听、喜欢唱。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表示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曲英雄的赞歌，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而且具有朴素、优秀的艺术品格，所以能深入人心。

记者：歌剧《江姐》到现在已历经5次复排，展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羊鸣：1962年，我28岁，跟志同道合的战友投身这部歌剧的创作，从此和江姐这位伟大的女性、人民的英雄结缘。从《江姐》的创、演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人

让战斗号角常在耳边响起

■张凤波

曲犹如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震撼人心，成为全民团结一心夺取抗战胜利的号角。毛泽东同志听完此歌后连说三个“好”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黄河大合唱》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些年来，除了《黄河大合唱》，还有《长征组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等诸多首战味十足的红色歌曲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歌曲在战争年代可谓令人闻风丧胆的“隐形武器”。歌词激昂奋进、旋律铿锵有力，是引领广大军民团

结一心、夺取胜利的战斗力。这些歌曲大都创作于战争年代，创作者目睹了侵略者的欺凌和战争的残酷，同时也看到了广大军民在战斗中的不屈不挠，他们用歌曲的形式赞扬战斗勇士，用激昂的旋律激发民族斗志，在战争年代起到了“可顶十万毛瑟枪”的作用。

安享太平，不忘安危。现在我们广泛传唱红色歌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在革命圣地宝塔山下组织《黄河大合唱》经典回顾，这不仅是在向抗战历史致敬，也是在唤起更多国民的忧患意识。这次演出得到了包括

基层文化景观

盛夏时节，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的深山营盘静谧幽深，一辆“文化大篷车”缓缓驶进营区。“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优美的旋律响起，一场“文艺快闪”活动激情上演。

音乐在山谷间飘荡，欢笑在营区上空激扬。崇山峻岭间，“文化大篷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穿梭在座座军营。车上搭载着基层所需的文化食粮，也承载着为兵服务的满腔热忱。

车辙道道向兵心

■谷永敏 张修山 张贺

群山环抱间，点点星光下，“文化大篷车”送来的露天电影让官兵直呼带劲，这让放映员王康博别提多高兴了。放映结束，战友们意犹未尽，缠着王康博预约新片，他一口答应下来。

这些年来，山里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篷车带来的“流动电影院”经久不衰，深受喜爱。第一次跟随时任俱乐部主任李建功进山放映电影的场景，王康博仍记忆犹新。李建功告诉他：“拐过这道弯，再往里走就没信号了。山里的战友常年生活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地方百姓的‘三无’地区，不能让他们精神世界也成为‘孤岛’。”

连绵的群山可以阻断网络信号，但阻隔不了文化滋养官兵心田。多年来，该部的文化服务不曾停歇。2016年，为整合优势文化资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大篷车”正式开行。看电影、演节目、送器材、搞维修、带饼干……这几年来，大篷车穿行在群山间的几十个点位上，成为了大山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王康博从李建功肩上接过了俱乐部主任的担子，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开启了新的大篷车之旅。他直言不轻松但也倍感骄傲。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康博接到某哨所打来的报修电话：“你好，我们的电视收不到信号了……”由于山区气候潮湿，电子产品经常出现故障。对山里的文化装备器材进行维修，是大篷车承担的一项繁重任务。

经过近半小时的调试，哨所官兵重新看到了电视里的赛事直播画面。王康博并不放心，又把哨所的点歌机、音响等设备检修了一遍。返回前，他还一路将各执勤点位的点歌机曲库进行了更新。面对官兵的感激，王康博呵呵一笑：“大篷车就是一个为大家提供文化服务的流动俱乐部，身为俱乐部主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大篷车一路翻山越岭，到达“藏”在大山深处的五连时已近中午。刚到机关不久的干事刘广一第一次来到这个连队：“奇怪，咋没有阳光？”

“再等等，马上就出来了。”连队指导员张奇杰已见怪不怪。正说着，营房前的空地上露出一道光与影的分界线。“晒太阳喽！”只听值班员一声吆喝，几名战士赶忙支起棋牌桌。刘广一也急忙招呼开来：“我这次给你们带了新宝贝！”说话间，他带着几名战士把篷车上载着的体感游戏机、专业健身器材搬下了车。

一番调试组装完毕，阳光已不见了踪影，而活动室里传来了官兵的欢声笑语。“大篷车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手捧着最新式的体感游戏机，上等兵朱艳超跃跃欲试。

“好的文化服务就像阳光，温暖人心。”刘广一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宝贵，也重新认识了文化工作对大山深处官兵生活的意义。“‘文化大篷车’的功能不在高大、全，而在于精、细、实。我们从具体工作、点滴小事入手抓服务，才能将文化的‘阳光’洒遍深山军营。”



第4561期